

走进大师 康定斯基

徐沛君 编著



KANDINSKY

走进大师生活的秘密,了解大师一生的方方面面



人民美術出版社

走进大师

Wassily Kandinsky 康定斯基

徐沛君 编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定斯基 / 徐沛君编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1

(走进大师)

ISBN 7-102-02464-9

I. 康… II. 徐… III. 康定斯基, w.(1866-1944)-
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K835.12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7028号

走进大师 康定斯基

编 著: 徐沛君

责任编辑: 胡建斌

整体设计: 胡建斌

版 式: 李艺理

责任校对: 李 杨

责任印制: 丁宝秀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100735)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25.00元



总 前 言

程大利

艺术大师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灯盏。请想一想，如果没有莫扎特，没有肖邦，没有八大，没有齐白石……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多么暗淡。

其实，艺术大师的生活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对生活有着更加真挚甚至偏执的热爱。同时，他们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有时会有独到的感受和强烈的表现欲望。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不可能热爱艺术，更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大师是属于时代的，大师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大师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生活经历、精神历程是密切相关的。出生于意大利北方城市利沃诺的莫迪利阿尼整日吃不饱肚子，疾病缠身，画出的人也是眼神忧郁，一脸病容，如果通过现代电脑特技让画上的人动起来也一定是迟缓无力的；而毕加索是个精力充沛的加泰隆人，成长于斗牛士的故乡西班牙马拉加，他声称画笔是战斗的武器，他一生都在用画笔在画布上拆解这个世界，男人、女人、风景、动物都变成了一块块结实难看的几何体向观众砸过来，就像一头头狂奔而来的公牛。毕加索也经历过短暂的蓝色时期，那是他初闯巴黎失败，回到巴塞罗那老家的一段精神失落期。画中的人物生活贫困、造型细长、色调忧伤。但他再闯巴黎成功，一个画商一次买走了他一车画，他的作品中一扫深重的蓝色，进入玫瑰色时期。可怜的莫迪利阿尼跳楼而死时只有36岁，酗酒、吸毒、被肺病折磨得气息奄奄，但如果他能幸运地度过难关，一生不再为生活而发愁并且像毕加索一样活到93岁，他的作品又该是什么样子



呢？谁也说不好，说不定他就不画画了。

或许真正的大师是不屈服于生活的，命运打不倒他。他们可以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用直觉的力量作画，夏加尔是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一生颠沛流离，他想像力极其丰富，善于抒情，被誉为“爱的魔术师”和“梦的诗人”，他常说自己的艺术是“心理的写实”，即不是把艺术作为解释外部世界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表现内部世界的工具。让我们看看夏加尔的作品：《生日》中那经典的回头一吻也许有超凡脱俗的宗教色彩，但那床单分明是俄罗斯民族美丽的民间工艺，夏加尔小时候也许就用着这样的床单，这东西在他头脑中的印象太深，他脱离不了这种生活的印记；《我和我的农舍》不是一个情节，而是一种梦想，但房舍、教堂、持锄归来的农夫和门口守望的主妇，还有挤奶的姑娘，无一不是夏加尔俄罗斯生活的回忆。生活在异乡，更加思念故乡的生活。生活中的大师和生活中的常人是没有两样的。

齐白石的恬淡，波洛克的张狂；亚当斯的严谨，达利的天马行空；凡·高的贫穷潦倒，毕加索的富有充实；康定斯基的冷静，米罗的热烈……大师的性格即大师的风格，大师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生活境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师的精神和创作状态。

这套书从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大师、走进大师，让你了解大师的喜怒哀乐，不仅揣测他的生活，还揣测他的形象，直接从他那个时代的风景、街道、酒吧、舞台、生活道具等各个方面挖掘他心灵深处的东西。

这套书会带给您一些有意味儿的启示的。



序

抽象世界的追梦者

徐沛君

1944年12月13日，抽象绘画大师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在巴黎近郊的纽利去世。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盟军于8月开进了巴黎。而在康定斯基的第二故乡德国，战火却比以往更加疯狂。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二战的最后结局，因而，一个艺术家的陨落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回声。

在康定斯基去世时，西方社会仍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的画还基本处于滞销艺术品之列。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众多的美术史著作中，康定斯基开始跻身于世界级大师之列，他的理论著作《艺术中的精神》和《点、线、面》甚至一度被奉为抽象艺术的“圣经”，它们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至今仍然畅销。而他在包豪斯执教期间确立的某些艺术法则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生命力长久不衰。

康定斯基可能没有料到，仅仅是在他去世数年后，世界便分化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而这位画家的命运在世界的两极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西方社会逐步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当时已经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却长期处于被忽略和遗忘的地位。其实大部分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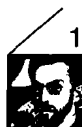
派艺术家的处境皆是如此，只有一个例外：尽管同是现代派艺术家，毕加索却同时在两个阵营中占尽风光，西方社会为他拍手叫好，而所谓的“铁幕”国家也视他为英雄，——道理很简单，毕加索画过谴责纳粹的《格尔尼卡》，也画过咒骂美国的《朝鲜的屠杀》。而且他还顶着“法国共产党员”的桂冠，这更让社会主义阵营有觅到了知己的亲近感。至于他与多少个女人有过多少桩风流韵事，大可以忽略不计！

康定斯基远没有毕加索这般幸运。他的一生似乎平淡无奇，既没有凡·高那种悲剧精神，也缺乏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所以直到今天，当世界已经很熟悉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的时候，中国的艺术爱好者们仍不太清楚他一生的经历。

康定斯基是位追梦人。他出生于俄国，后来主要在德国从事艺术活动，又在法国度过了晚年。尽管他先后取得了这三个国家的国籍，但他始终有找不到归宿的感觉，一丝难以言说的惆怅伴他走过了一生。他这种孤独感是漂泊带来的乡愁，更是因找不到艺术理想的栖息地而产生的无奈。康定斯基不止一次宣称他不关心政治，希望能做一个游离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而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正是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幻才迫使他迁居三国。追寻着画家一生的生活历程，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艺术风格形成的背景因素，也能倾听到一个孤独灵魂的心语独白。而且，在画家生活的折光中，上一个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也隐约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目 录

| | | |
|-----------------|-----|-----|
| 总前言····· | 程大利 | 1 |
| 序 抽象世界的追梦者··· | 徐沛君 | 3 |
| 1 从莫斯科到敖德萨····· | | 1 |
| 2 重返莫斯科····· | | 19 |
| 3 在慕尼黑····· | | 35 |
| 4 勇敢的青骑士····· | | 67 |
| 5 重返莫斯科····· | | 79 |
| 6 包豪斯岁月····· | | 97 |
| 7 巴黎时光····· | | 123 |
| 康定斯基年表····· | | 141 |
| 后记····· | | 145 |
| 彩色图版····· | | 149 |



1 从莫斯科到敖德萨



2

3

4

5

6

7



从表面看起来，俄国1866年的冬季与往年没有多大区别，天空仍密布着灰色的乌云，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大地，潮湿、阴冷的天气使一切都显得萧瑟和死寂。然而，社会变革的暗流已经在冲击着古老的俄罗斯，当时几乎各阶层的俄罗斯人都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这一年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第5年，可是这一举措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仍充满着激进的变革情绪，民变与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也同在这一年，莫斯科大学生秘密组织“伊舒京小组”的成员卡拉科佐夫在彼得堡刺杀沙皇，虽然行动失败，但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在酝酿着进一步的行动，而特权阶层中则普遍弥漫着恐慌的情绪。显然，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年头似乎都不是产生抽象艺术家的时代，因为整个社会面临着太多更为紧迫的实际事情要做。

而康定斯基恰恰就“不合时宜”地诞生在这一年——这位抽象绘画大师更以其专注于纯粹精神领域的做法而闻名于世，这与当时的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俄国农民依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得社会中上层人士比以往更关心眼前的物质利益，所以当时有种论调说“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更有用”。1848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的统治，由于害怕革命思想传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思想控制，他将宣传革命思想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判处死刑（而后来改为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尼古拉一世甚至在1850年颁布法令，禁止俄国大学讲授哲学，理由是“它们的有用之处尚未被证实，



而其害处却显而易见。”当时，衡量万事万物是否“有用”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沙皇及“国家”有用。这样的现实条件难免要对俄国的知识界产生恶劣的影响，当时许多艺术家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沉浸到“实用”的艺术观中，将艺术创作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漠视了艺术的自为性。同时，实证主义四处泛滥，轻视宗教道德的做法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所以，在如此的社会条件中产生了康定斯基这样的抽象艺术大师，这看起来的确不可思议。

但是，在今天反思康定斯基，人们已经意识到他的出现绝非偶然。历史一再显示，当某种社会行为走到极端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反拨的力量。而且一种新思潮的萌芽往往以某种艺术形态作为先导。实际上，当时出现的“世纪末”悲观情绪与象征主义艺术已经在隐隐显示出这类迹象，但它们昙花一现后很快就消失了。而康定斯基追求纯粹的精神性，摒弃了庸俗的实利主义，他的艺术最恰当地充当了那种先导力量的代表。

康定斯基于1866年12月4日或5日出生在莫斯科。（彩图1）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918年以前，康定斯基在每年的12月5日过生日，而此后新的历法——戈雷戈里历通行以后，他则在12月4日过生日。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家境尚属富裕，父母亲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直到5岁之前，他的生活一直充满着慈爱与安全感。（图1）

据康定斯基自己介绍，他的父亲（图2）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小城涅彻斯克，后来迁居莫斯科。康定斯基的曾祖母是一位



图1 幼年的康定斯基与母亲

蒙古公主,而他的外祖母则是波罗地海沿岸地区人,会讲德语。看起来康定斯基不仅有混血的种族特征,其血统还很高贵。康定斯基本人还说,他的先辈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去的。所有这些似乎都为画家的家族谱蒙上了一层崇高而浪漫的传奇色彩。

然而,康定斯基始终没有说出他的先辈是基于何种“政治原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因而留下了一个谜团。直到近年来,关于康定斯基家族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才被揭开,尘封已久的家族史使人感到新奇,同时更让人震惊。

这个家族谱的发现过程纯属偶然:学者们本来打算对“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资料展开更详尽的调查(“十二月党人”



1
从莫斯科到敖德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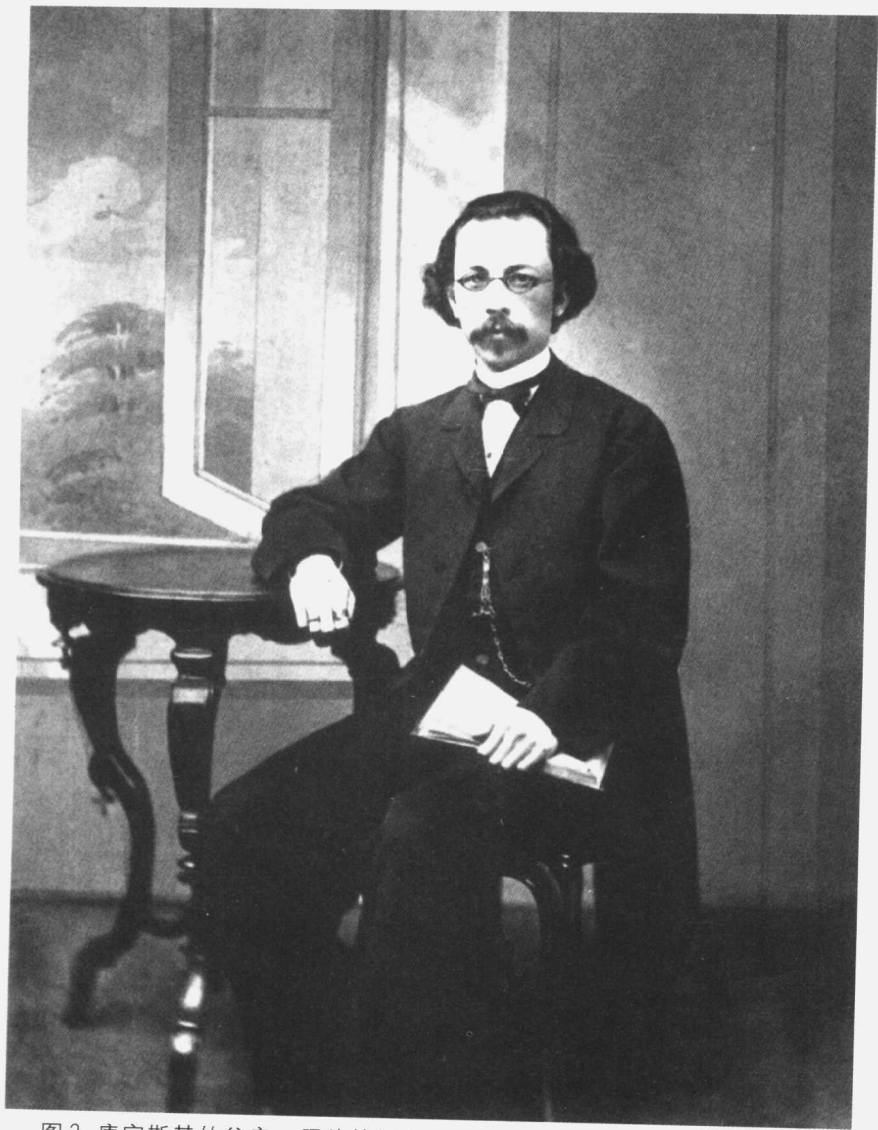


图2 康定斯基的父亲，照片拍摄年代约在1886年



是19世纪初的俄国贵族政治组织，1825年12月发动政变，失败后其主要领导人被绞死，其他成员多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与康定斯基先祖有关的文献。据文献记载，在被押送往西伯利亚的途中，疲惫的“十二月党人”们曾在一个名叫“康定斯基”的人家里歇过脚，那家人对他们很友善。顺着这条线索，又有一些关于康定斯基家族的历史资料相继被发现：康定斯基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先祖名叫阿列克谢·康定斯基，他于18世纪早期居住在塔伯斯克地区的孔塔河沿岸，他的儿子彼得（1735-1796）因抢劫教堂而在1752年被判处监禁。彼得的儿子克里塞夫（1774-185?）（图3）也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罪犯，他因犯有拦路抢劫罪而被罚做苦工。因为西伯利亚东南部居住有蒙古族的分支布里亚特人，迫于生存条件，有不少穷苦的俄罗斯人与蒙古女性通婚。康定斯基称其曾祖母是位“蒙古公主”，这可能是在有意美化先人。

“十二月党人”们在西伯利亚邂逅的正是康定斯基的祖辈——克里塞夫的兄弟或儿子。在“十二月党人”看来，这个家族真可谓人丁兴旺：克里塞夫有5个弟兄、1个妹妹、8个孩子和18个孙辈，直到19世纪末，仍有家族成员生活在西伯利亚。（图4）不过，后继者们并非都做一些简单的经营，家族中出现了几个出色的商人，他们经营毛皮货，最远把生意做到与蒙古相邻的贝加尔湖地区，据说康定斯基的祖父就是在俄蒙边界的小镇卡希塔出生的。

这个家族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晚辈。其一是康定斯基的堂



图3 一位佚名画家为康定斯基的先祖克里塞夫画的肖像，油画，约1850年

兄弟乌多沃索，他是俄国早期编辑、出版列宁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康定斯基的另一位亲戚维克多·克里塞夫维奇·康定斯基（1849-1889）创立了俄国的精神病学说，他因在幻觉和伪幻觉的研究上有卓越成果而为科学界称道。

与家族中的其他人相比，康定斯基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跻身中产阶级之列，即便是在首都莫斯科也算得上家道殷实。而且



图4 康定斯基的亲戚在西伯利亚，照片拍摄的年代约在1890年

这个家庭很热爱文艺，康定斯基的父亲弹得一手好钢琴，也经常去看画展。对于自己看不懂的作品，他从不肆意攻击，而是尽力去领会作品的内涵，如果有困难，他会虚心地向行家请教。这些特点都表明他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康定斯基这样评论他的父亲：“他在莫斯科接受了教育，并开始像热爱其出生地一样热爱莫斯科。他深深地了解这个城市的面貌，也懂得这个城市的灵魂。”康定斯基的母亲莉迪安·蒂珂娃（图5）出生在莫斯科，在康定斯基眼里，她端庄，美丽，思想自由，精力充沛，“身上交织着种种优点”，是“有白色大理石和镀金圆顶的圣母”，并“体现了莫斯科的性格”。



图5 康定斯基的母亲，照片拍摄年代约在1886年